

## 七彩阜平

■ 刘亚荣

阜平我并不陌生,此次去仙人寺的山路,很平坦。车靠峡谷北侧西北行。公路南侧是银河,河水不似夏日张狂,却也时而冒出石缝,时而溢出草丛,或聚成绿色的小潭。朋友说,前些日子河里还有野鸭和鸳鸯呢。沟边,是连绵不断的山脚,山腰山顶的树木没有山脚高大,却也把山盖了个严严实实,山的基调还是绿色,但已显现出斑斓的色彩。

汽车小马驹一样不知疲倦地跑着,驶过一座山又一座山。

看到红叶了!快到仙人寺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是的,眼前这面坡,俨然是一匹红绿黄相间的锦缎。往上看,前左方的山头上隐约就是一个仙人,以拜月的姿势站在山顶。汽车鼓了一股劲儿,上去了,仙人居然变成一只巨大的“石鹤”。仙人、仙人寺和几棵古松柏站成一道风景。寺院布局依山势,山门是“哼哈”二金刚。殿前的台阶也显沧桑,上面的青苔已变黄。

据载“先有仙人寺,后有五台山”。仙人寺建在仙人身旁,苍翠的古松像华盖,护佑着古寺。仙人的脚下傍着一块巨石。这块巨

石,底小头大,恰是天然的观景台,早有人按捺不住,对着五彩斑斓的山,不停地按快门。是的,每一个方向和角度,无论阴坡还是阳坡都是绚烂的画卷。红的橡树,绿的松树,黄的是落叶松,它的松针,像娇黄的珊瑚,美得不可方物。红、黄、绿,并不是单色调,而是深浅相伴,深深浅浅,浅浅深深,放肆地流淌,霞光一样,披满山峰。

多少年来,仙人寺深藏在大山的褶皱鲜为人知。而今,新时代把偏僻的寺院变成了风景,把八百里太行变成人间天堂。

山路依山傍水而行。河对面就是寿长寺村,映入眼帘的先有几栋新盖的楼房,而后就是一溜几十栋石头做地基土墙灰瓦的民居,门和窗户也都有了年头,截取这段风景,时光仿佛停滞在上世纪孙犁先生写阜平的文章里。

走进山里人家,南北房间距不大,这也是地理地势的缘故。依低矮的院墙是几捆黄豆秸,荆条筐子里晾晒着萝卜干,簸箕里的豆子,红、灰色带有斑点和花纹,闪着瓷器般的光泽。老乡说这是阜平特有的熬饭豆儿,当地叫“涩巴豆”,我忍不住去摸这些精

灵一样的豆子,它们真像一群扎堆取暖的孩子。南屋门外,堆着一堆木柴和几个黄绿花纹的南瓜。

我打量着这小院落,感觉陌生又熟悉。山里人家的主食很丰富,馒头、饅头、棒子面发糕、蒸土豆。他们的待客饭玉米红豆糝子粥,黄红之间,非常诱人,老远就能闻到粥的香味儿。菜有大缸腌的萝卜咸菜、凉拌洋白菜胡萝卜丝,大锅菜,都是山里自产的。油水不大,却蛮有滋味。

深秋的山里有点凉了,屋子里生着火。棉被很厚实。女主人打开电视机说,孩子们都在县城。村子里住的,多是因拆迁等待住新楼的人。这房屋保留着,款待来山里玩耍的人们。

就在这河岸边,整齐的新楼房和参差的旧石头房形成鲜明对比。雪白的楼房,嵌进七彩的大山中,是阜平最美的风景。公路和电线各司其职,连接着外面的世界,现代文明的触角随国家美丽乡村建设惠及太行深处,不由人不感慨。

有道是平山不平,阜平不富,这已经是过去。随着国家美丽乡村建设和几条高速公路的修通,山门打开,山货出山,富足的日子已经到来。而“阜”乃兴旺昌盛之意。数千载的祈愿,今朝得以实现。

一片繁华。直到下午很晚了集才散去。

村周围多水坑,每个坑岸上都有水井,农户吃水饮牲口主要靠井水。早晨天还没有亮,人们就担着水桶,陆续来到井边,打着水,聊着家常。西边的井水最甜,要吃甜水得早早起来去挑。天气变暖,坑水渐浅,大家就一起去翻坑。有拿抬网的、拿瞎捞的,有的索性弄块纱布两个人抻着。大家一起下水,先把手搅浑,鱼在水底待不住了,纷纷浮上水面吸气,我们就趁势捞鱼。有鲫鱼,鲤鱼、黄骨鱼,还有大黑鱼呢。到了夏季,一场大雨过后,沟满壕平,坑水四溢,我们就游泳和摸鱼。一个扎猛子扎到水底,摸着手,在水底的小坑、树根下,总能有所收获。

出村北口走一段的十字路口,有一座乌龟驮石碑,我们有时坐在乌龟上休息。大人说,这是村里的镇村之宝,象征着镇村辟邪、挡水挡灾、平安一方。后来不知道乌龟和石碑弄到哪儿去了。农户的田地大都在村北,一马平川,肥沃的黑土地。冬种小麦,夏种杂粮,也种一些芝麻棉花等经济作物。春天麦浪滚滚,麦花飘香。夏秋,绿色的玉米、通红的高粱穗、黄色谷子、白花花的棉花,一望无际的平原美景。村东和村南由于靠近滏阳河,多为白沙地,适宜山药、花生的生长。这里种出的山药,皮光滑,又细又甜。

我便和母亲讲起从前这里的样子,母亲听着想着,与自己的记忆做着对比……之后,母亲走近炮台的垛口,痴痴地向外眺望,似乎仍在寻找着自己所处的位置,以确定过去的兵营在那个方位。顺着母亲的目光望去——南边是中心区的崛起和繁华,东边是蜿蜒的蓟运河的终点处,碧波粼粼,那高高的水闸将河水与大海相隔,远道而来的蓟水在这里汇入了渤海湾;北望,中新天津生态城高楼林立,鳞次相比,别具规模;彩虹桥横卧蓟水之滨,飞架南北,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三河岛宛若一枚玉螺,镶嵌于河道之畔,葱茏繁茂,碧草青青……

我在思忖:此刻母亲在想什么?是品味,还是在回忆?当我们从高高的炮台数着台阶而下时,才发现竟然多达184级!而后猛然觉醒:这184级长长的台阶,是经过184年的漫长时光吗?是契合着一段已逝的历史岁月,抑或是寓意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但不管怎样,一个老兵今天终于登上了她曾经战斗过的最高海拔,了却了心中的一个夙愿,那心中的欣慰与欣喜都写在了脸上,脚步是轻快的,心中是愉悦的!

那天,我将母亲在北塘故地重游的照片发在了朋友圈,远在上海的姐姐非常高兴。她说:“你真的办了一件大事,圆了咱妈多年的一个梦,也圆了一个老兵的梦!”

直到临出院,才告诉他们。心想,康复差不多了,即便挨冷落,也强过他们着急上火。谁知出院那天,却因刀口没愈合,推迟两天。

两天,时间不长,二老在家却“过年”了!老妈血压噌噌上去,高压180,且持续不下;老爸诱发脑血管,致使住院观察了半月。出院到家,十月天气,怕我受凉,二老拒绝我去探视,想回娘家,都受到限制,他们总说,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惦记,你不用我们操心啥都有了!

在他们心里,仿佛喊一句爸妈,我一直还没长大。

求心安,终于给老妈换了手机。再上微信,老妈嘴上说着:每晚咱都视频聊会啊!却很少再主动点击视频。顶多发个骰子,闪亮登场后,就悄悄地来,轻轻地走了。问她为啥?她说,万一你没空呢?

老年人内心的孤寂,老妈细腻体贴的用暖做了糖衣,让我误服,深感温馨,感受温馨的同时,幡然醒悟,那骰子是有力的,它老磕般弹在头上,咚一下,成了警醒。它提醒我,是时候给老妈回个话了,此时此刻,她在屏幕那端,等我呢!

## 夜市

■ 王晓琳

夜市相传起始于唐,唐朝诗人描绘,当时盛况: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夜市历经千年,传至今日,仍是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从小生活在北方,北方由于气候的原因,只有到了夏季才是夜市的旺季。小地方的夜市上多是卖杂货、饮食、游戏等。消费不高,人们图个休闲娱乐,俗称逛夜市。

记得小时候小区旁边有一个夜市,在马路一侧的人行道上。每当夏日夜晚来临,远远望去,人群在游动,不解其趣。

走进夜市,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夜市里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各种灯都有,摊主们各展其能。有的摊大,拉上电线,挂上大瓦的灯泡;有的摊小,放个储电的小台灯,照着面前几件小孩玩具。

我的好多小玩具,发夹都是妈妈带我从夜市上淘的。那次,我看中了一只小狗玩具,白绒绒的毛,摸上去又软又滑,舒服极了。妈妈跟摊主讲价,摊主是个精明的中年女人,她看准了我想要,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就是不让价。争到后来,不光是钱的事,还有面子问题。我妈终于不肯服软,说不买就不买,从我手中夺过小狗还给摊主,拉着我走了。

回到家,爸爸在看电视,我躲进卧室不出来。爸爸听妈妈说买了狗玩具的事。说多大的事,惹孩子不高兴。于

是我领着爸爸去买回了那只小狗玩具,多可爱的小狗,眼睛还没睁开。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晚上抱着它睡,即使后来有了很多的玩具,它也是我的最爱。

我对夜市印象最深的还是美食。爸爸领我去逛夜市,那一定要到大排档上吃烤串。坐到小矮桌前,老板娘过来问吃啥,除了肉串、板筋,爸爸还会给我点一个大鱿鱼,我吃着冰糕看着老板娘站在长长的烤炉前“舞蹈”。孜然和肉香味随着一缕缕白烟飘过来,好香!冰糕还没吃完,板筋就上来了,因为板筋是熟的,热一下,撒上料就行,吃的那叫酸爽。妈妈不让我这样吃,说伤胃。我常常觉得妈妈小气,爸爸豪爽,我更愿意跟着爸爸逛夜市。

我也见过南方的夜市,那次跟爸妈去南方旅游,顺便到广东厂家看看,广东老板真会做生意,长袖善舞,周到热情。丰盛的晚宴后再到江边夜市地摊吃海鲜,江风拂面,江景灯火璀璨,是一种不同于北方的感觉。我没喝酒,却心思恍惚,有些醉意,原来风景也可以醉人。

如今我已离开那个小城,来到大城市。大城市的夜市也很热闹,周末有演出,摊位是统一整齐的小帐篷,东西都摆到桌子上,很干净,就是少了点小时候逛地摊的感觉。带妈妈逛夜市,没啥东西可买,只是逛逛,吃点小吃。妈妈跟在我身后,温和随意,没有了当年说不买就不买的霸气。而我也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少年。

## 我用春天隐藏一粒花香

■ 刘功业

万物金黄。这是秋天的基调熟悉的背景里,是辽阔和雄壮风在高蹈,爱彼此渴望祖国啊,你站在比风还高的山岗

高大。挺拔。自信。坚守这是一种最执著的信念和生活态度歌声里,每一枚果实珠玉圆润祖国,你风姿优雅的大地金黄的叶子把岁月擦得响亮

我在秋天想你春天的样子

甜蜜的初恋,让青春美丽难忘湿润的雨,用春天隐藏一粒花香我也会想你夏夜里的羞涩湖水澄澈,多情的恋人藏进月光

有太多的向往,带着果实一起飞翔我把你刻写在我的生命里用远方的帆影,寄托一对相思鸟的理想祖国啊,我只是按照你的样子用一个大写的人,画出心的流向

## 滨海的月夜

■ 胡庆军

月亮一点一点升起来,如同光阴如同那些缓缓的故事

风把月光下的滨海放大、再放大,直到那些海水在眼前荡漾

从一个日子到另一个日子,从苏州到杭州此刻,我追寻一条幸福的丝巾,那是记忆之外绚丽的倒影在月光里,我可以裸露着所有的遐想

然后把时光雕刻成墨色的版画,然后在文字里潜藏一份安静

沉寂也好,那是我与滨海穿越时空的对话听,滨海人的歌谣荡开一丝陈年老酒的味道

渤海岸边、秀美的滨海,日子为魂、日子为脉

一些诗词文章沿着月光铺开,所谓的热土可能指的就是这里吧谁一声呼喊划破夜空,定格了千年万年打开一扇遮掩的门,邂逅这块朝

气蓬勃的土地

那些变迁,是仙子散落的一束光阴传说停留在一抹浮动的馨香之上,无须张口已气韵十足

我从远古寻回的记忆。仿佛摇曳着一个轻盈的梦添加上的笔墨,是月下滨海一首首构思精巧的诗行仿佛没有了时间的禁锢,让人怀想的节点隐现在青春的后面宁静或者沸腾的风情,在不经意间就戛然而止

那些细支,是点缀滨海的最好词语望月的人,在季节里舒展或成长鸟语花香早已在生活之上打上了某种印记

一部声势浩大的乐章,在月下的舞台上上演

每一个月夜,生命的原色都在梦里挂上高帆细细揣测比滨海灵性,让一份思念在水波里缠绵着春秋

## 师专的魔咒

■ 王柏秋

刚刚,拜访了一位学弟文化界的翘楚

“一线”的天空,总有他往来的痕迹

最后的计划分配他去了不算太小的师专东海的风,总是难以淡定

漫漫考博路,铺就事业金砖

同窗当年,主动接下师专的指令让纯情的早恋

从“瓦尔娃拉”成为教师的教师家乡女孩,口碑流传了好一阵子

三十年后,已生花发的我们晒着儿女双全照片

他一脸幸福地娓娓道来

清晨,忽闻同庚的学兄抑郁而终在我成为骄子韶光里,他已备好毕业论文那一年,唯一被计划回了老家的师专

他曾对比着说回家的路怎么就不一样呢也曾京师续写学习的履历人说,郁结应该很久了

校长说,北大毕业可以卖肉陆步轩尬笑着,我是反面我见到积石堂路上的师专魔咒

## 滏阳河畔我家乡

■ 马树茂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麦浪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我深爱我的家乡,深爱家乡淳朴勤劳奋进的父老乡亲。我希望后人在与时俱进,走向新时代的同时,能够多了解往昔,记住乡愁,记住那份渐次消逝的自然、生态、古老和纯真。

我家乡的那条河叫滏阳河,她迤邐从村南、村东流过,沿线有三四里长。夏天,河人大涨,涌到沙滩上,满满一河水,翻滚而下。这时也是河运最繁忙的季节,我们几个小伙伴不敢下河了,就坐在河堤上看火轮。一艘火轮拖着几条至十几条木船,有逆流而上的,也有顺水而下的,绕过弯道,纷纷鸣响汽笛。听娘说,向上走的船,是到衡水、码头李去的,向下走的可就远了,能到天津卫呢。秋天河水落了,对面罗家村的梨树挂满了果实,我们几个小孩大着胆,向对岸游过去,趁看梨的不注意,纷纷跑上岸,到梨树林摘梨子。

离村口三四百米有几棵白杨树,高大挺拔,分列大路边,像威武雄壮的哨兵。宽胡同的车道沟深深的,胡同东面房,青砖青瓦,素净秀气,屋顶阴面经过多年风雨洗涤,长起一

层绿色的瓦松;胡同西面房高大方正,听说那是楼座子,闹日本鬼子时把二楼楼顶拆掉了。胡同街口起脊的大门楼,连接两边,门楼上挂一大匾,上书“泽蔭周普”四个大字,意为普惠天下、大树乘凉。

大胡同与前街交口的东南角是座茶馆,茶馆代烩干粮。过往行人在这里歇脚、用餐、喝茶、聊天。我们有时偷偷去茶馆,看见屋内放着几张桌子和长凳子,一排大茶壶蹲在炉子上,一会儿茶壶嘴咣咣的冒出白气,那是水开了。有个生老爷爷,人称老浩子。他脾气好,耳朵有点聋,总是乐呵呵地跑来跑去照应着。茶馆对面是供销社,村里人买日用品和小聚见的地方。前街上还有前出廊的包子铺,杂货店、小餐馆,国家粮站、卫生院,铁匠铺。村最西头是南谢漳完全小学。学校原来是村里的奶庙,后来改建为学校。三里五乡的孩子都来这儿读书,培育出许多人才。最热闹的是村里的四九大集,天不亮小商贩就忙着占摊位。卖菜的、卖布的、小百货,加工马尼罗的,剃头的,炸果子卖豆腐脑的,各种各样。商品排满大街两侧。天亮了,只见赶集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

## 老兵圆梦在北塘

■ 王雅鸣

母亲是一个老兵,有个愿望一直在心里盘桓:去北塘故地重游。67年前,她曾在那里服役,她想再看看她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那个周末,我开车为母亲来圆梦。

车过彩虹桥,母亲的一双眼睛不知看哪好了。车在北塘古镇前停稳,母亲更是愣住了。望着宽阔的马路,再看看修葺一新的北塘古镇,母亲回忆着,分辨着,回想着,对比着……六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让这位老兵再也回忆不起来哪里是曾经的兵营,哪里是熟悉的街道。但在老人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坐标,北塘镇是东西向的街道,而此刻我们所站的位置,正是当年的那条纵贯东西的老街。放眼四望,绿树掩映,道路纵横,车流滚滚。路的两旁,矗立着高矮不同的建筑物,成为了新区有名的企业总部。

看着母亲有些迷茫的眼神,我只好安慰老人,并搀扶着老人缓缓走进古镇的楼间,融入嘈杂而喧闹的人流。那一排排挂着招牌的商铺,那沿街而坐吹糖人的手艺人,那操着浓重北塘口音吆喝着卖虾酱的船家,营造着老北塘昔日繁华的盛景。母亲看着、想着,那场

景正在慢慢唤回母亲那尘封已久的记忆。

天空高远,秋风飒飒,北塘双垒威严而庄重。正是秋日的上午,阳光斑驳,秋阳将高高耸立的炮塔衬托得格外雄壮,极像一幅黑白剪影,神圣中透着威严,庄重中不失威武。从脚下登临古炮台,需要登上长而陡的台阶,足有百十级以上。母亲不愧为当兵的人,倔强的性格让她绝不认输:上!于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开始了她的攀登路程。毕竟不是年轻人,母亲走上十几个台阶就要歇一会儿,汗水一会儿就湿透了母亲的衣裳。途中我多次劝说适可而止吧!但母亲却始终不肯停歇。也不知歇了多久了,登上宽阔的平台,巍峨的古炮呈现在眼前!

母亲深思不语,目光凝视着古炮,古炮也默默地接受着一个老兵无言的问候。母亲不再挺拔的身躯就那样久伫立于铁炮身边,时而平视,时而仰望。那被秋风拂动的白发,与古炮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的心不觉一动:这是老兵与古炮在对话吗?我不得而知。

此刻,母亲就站在了炮台的最高处,北塘风景尽收眼底。母亲用询问的眼神看向我,

## 老妈的骰子

■ 赵建英

老妈的骰子,不是游戏用具,也不是赌具,是微信里的一个表情包。

微信,老妈玩的不熟,除视频聊天,别的功能不会。

一天晚上,刚躺下,忽听微信叮铃一响,老妈竟传来一个滚动的骰子表情。惊喜之余,忙打开视频,嬉问老妈:谁教您的?

老妈说:没人教,不知咋发出去的!可能我自个玩儿,它嫌没劲,就跑过去找你了。习惯了老妈的幽默,忍不住打趣:是啊,骰子也寂寞,我傻了吧唧的,才知道。

自此,老妈的骰子成了信使,只要两三天没视频,它就会跑进我的微信串门子。

人一老,这病那病就来了。老妈均到古稀之年,不在身边,他们的身体状况自然成了牵挂,父母是那种有事不愿麻烦儿女的人。为防止他们谎称硬朗,便想到了微信。

教二老玩微信,预课时常视频,亲眼看看,有啥状况能早点发现。老爸大概识破了这个预谋,好说歹说,就是不学,再劝,用脸要

烦,只好作罢。好在老妈体己,一教就会。

初登微信,老妈很挑剔,第一眼,看见我的网名就问:你叫寒烟?这叫啥名!喊秃噜嘴就是含冤!不好!不好!

哄老妈开心,一时兴起,改名:米仓小鼠。老妈属鼠,我叫小耗子也不违和,自我感觉,米仓小鼠,挺好!

谁知改了没几天,就接到几个寻人启事,皆是:丢人了!十几年的寒烟,咋丢了?为证明没丢人,寒烟只好辜负老娘,继续现身。

好在除了微信聊天,老妈又学会玩游戏,看视频,因此,也就少了对“寒烟”的关注。

一晃经年,老妈的平板电脑插坏了,因充不了电,断网了。

深知断网的枯燥,想给老妈换个手机,不想,那段时间总有事,等得空,又赶上我甲状腺炎复发住院,手机一直没到位。

担心二老承受不了打击,住院,没敢告诉他们。当时庆幸,幸亏老妈没法上网,不然,视频看见我住院,不定多着急!